



九

陰

九

陽

金庸新著

九陰九陽  
孰弱孰強  
陰陽交合  
稱王



先生本已停笔多年，如今痛感于冒名伪劣之作泛滥，侠坛败坏，经朋友建议，再操宝刀，遂有金庸新著《九阴九阳》问世，读者可再次领略大师手笔。

ISBN7—80573—816—5/1·153

(全三册) 定价：19.80元

44568  
JY  
12  
C-2

# 九 阴 九 阳

金庸新著

(中)

长 春 出 版 社



段子羽赤身盘坐在碧水潭中，借潭底之阴抗御阳力。司徒明月只穿薄如蝉翼的丝裙，站在水中，一手按在他后背至阳穴上。



史红石一步跃上前来，伸手就是一反一正两个耳光，七手童子被打得滴溜溜连转十几个圈子。



段子羽细细端详武青婴，只见她俯身之下，前胸尽裸，一对丰满雪白、坚挺俏丽的乳房赫然入目……段子羽忙闭目凝神，却听武青婴腻声道：“主公，可舒适么？”

# 目 录

- 
- |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回  | 九阴白骨现江湖 | ( 1 ) |
| 第二回  | 天师顽女洞室缘 | (1 9) |
| 第三回  | 老仆忠义贯白日 | (3 7) |
| 第四回  | 黑白追杀逢知己 | (5 6) |
| 第五回  | 恩仇茫茫无处觅 | (8 0) |
| 第六回  | 身陷华山做掌门 | (104) |
| 第七回  | 兰花拂穴女子功 | (128) |
| 第八回  | 群雄共计讨少林 | (150) |
| 第九回  | 九阴真经冥冥去 | (173) |
| 第十回  | 少年心性闯少林 | (206) |
| 第十一回 | 以阳克阴破奸谋 | (245) |
| 第十二回 | 难除大理风流根 | (263) |
| 第十三回 | 陡振雄风败蝠王 | (286) |

- |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四回 | 英雄大会九阴功 | (308) |
| 第十五回 | 情援明月又乘龙 | (332) |
| 第十六回 | 玄冥淫恶天理彰 | (356) |
| 第十七回 | 天龙绝学复见光 | (375) |
| 第十八回 | 龙虎交合融阴阳 | (398) |
| 第十九回 | 三女山峰意参商 | (424) |
| 第二十回 | 血海深仇得雪偿 | (449) |
| 第廿一回 | 起死回天仗一阳 | (469) |
| 第廿二回 | 举目天涯何惶惶 | (493) |
| 第廿三回 | 九阴九阳争高强 | (510) |
| 第廿四回 | 昆仑三挫少林芒 | (534) |
| 第廿五回 | 怒惩天师昭日月 | (559) |
| 第廿六回 | 子羽大义存武当 | (584) |
| 第廿七回 | 明教武林重启衅 | (609) |
| 第廿八回 | 玉门关外莽苍苍 | (630) |
| 第廿九回 | 龙战于野血玄黄 | (652) |
| 第三十回 | 百劫魂归浩气扬 | (676) |
| 第卅一回 | 真人微言化苍桑 | (700) |



## 第十一回 以阳克阴破奸谋

厅中不乏一流高手，相距又近，可这变化太大，又是猝然而发，直至此刻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更不敢抢上救人，个个呆若木鸡。

王保保究是大将出身，虽剑加颈上，仍镇定如恒，却也莫名其妙。忙道：“段掌门、华女侠，千万别误会，兄弟绝无歹意。”

张宇真咯咯笑道：“你或许无歹意，你手下这糟老头子可太不老实。”

王保保霎时间明白了几分，沉声喝道：“鹿老，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

鹿杖客捧着手心，但见掌心中有一小孔，从中汨汨流出紫黑色血，腥臭逼人。他也知道自己作了糊涂事，讷讷道：“这小姑娘用毒针刺我。”

众人都明白了，有几人忍俊不住，忙转身面壁，窃笑不止。

原来鹿杖客和鹤笔翁这一对师兄弟，精擅“玄冥寒掌”端的厉害无比，便是杨道、韦一笑、俞莲舟这等高手也很难接得住一掌。这二兄弟贪慕富贵荣华，是以投身蒙

元王公门下，当年由王保保胞妹——郡主赵敏统率，现今又归王保保麾下。鹿仗客一生嗜色如命，仗着王府威势和绝顶武功，一生中所糟踏的良家妇女实不可胜计，此时虽已老态龙钟，这毛病却是弥老弥厉，王保保平日也不惜重金四处为他聘买美女，以逞其淫欲，方笼络住其心。

这鹿仗客一见张宇真绝世之容，淫心顿起，魂魄早已出窍，系在张宇真身上，若非怕王保保责怪，早已动手抢人了。虽有段子羽在侧，可他师兄弟俩纵横江湖，又惧过谁来。是以坐在张宇真身边，一双眼贼忒兮兮地盯牢在张宇真身上，须臾不舍得离开。

他师弟鹤笔翁一生嗜酒，大有刘伶遗风，一见到美酒便性命也不要了，只管自顾自地饮酒。

鹿杖客忍耐些时，淫情益炽，一时忍不住伸手在桌子下去摸张宇真的柔荑。张宇真早已瞧出他的邪心，是以备了一根“天雷神针”在手。鹿杖客伸手一摸，被毒针直透手背，一时怒起，便欲将张宇真毙于玄冥寒掌之下，却被段子羽的蛤蟆功震退，只感五脏内气血沸腾。

盞茶工夫，段子羽身上的寒冷便已消失，众人见他受了一掌玄冥寒掌，居然无事，无不骇然，以为他已练就金刚不坏神功。

其实段子羽所修的九阴神功乃天下阴柔功夫之大成，玄冥神掌与之相比，实有小溪与大海之别。只是这一掌阴寒忒甚，是以段子羽也直至此刻才将之化开。

鹤笔翁一见师兄弟中毒奇重，怒道：“小妮子，快交出解药。”

王保保喝道：“鹤翁，不得对客人无礼。”又缓声道：

“华女侠，酒乃乱性之物，此老一时酒后失德，得罪芳驾，在下一定重重责罚他，并向华女侠赔罪。尚望大人大量，惠赐解药。”

张宇真收剑道：“解药是没有的，我看这老儿内功不错，只消在静室中运息三天，逼出毒来便是。”

鹿杖客一条右臂已酸痒难禁，又见段子羽这一掌威猛无俦，而自己百试不爽的玄冥寒掌居然不能奏功，不禁胆落，由师弟鹤笔翁扶持，出厅去静息逼毒了。

王保保向段子羽一揖到地道：“兄弟平日管教不严，致有此种丑事。谨向段掌门、华女侠领罪，甘受责罚。”

段子羽始终凝气运力，准备殊死一战。这客厅中便有五六名一流高手，庄内更不知有多少能人，大战一起，实是凶险万端，单是自己尚不足惧，又须保护张宇真，实难全身而退。但见王保保满面惶恐，连连赔罪不已，周围的人更是无丝毫敌意，方始相信确是意外之事，也不禁觉得好笑。

经此一闹，大家也都无饮酒的雅兴了。王保保心中将鹿杖客的十八代祖宗骂了个遍，若非要倚重他的绝世武功，当场便会命人将之砍了，亲自送段子羽和张宇真到客房，赔罪不已。

段子羽和张宇真虽有夫妻之实，却无夫妻之名，外人面前，自不能双宿一处，是以分房而居。

段子羽见室内四壁均挂有名人字画，大多是绝世重宝，不禁细细观赏。楠木桌案上文房四宝也无一不是名产，一方古色斑斓的鼎内细香缕缕，沁人心脾。一张大床上更是衾褥精美，床帐的金黄色流苏直垂地上。

不多时，武青婴端盆热水进来，屈膝一福道：“请主公洗漱歇息。”

段子羽淡淡道：“多谢，你退下吧。”

武青婴娇声道：“主公驾临，臣妾正应服侍。庄内也不乏婢女，但粗手大脚，恐主公不喜，是以臣妾来服侍。”

段子羽沉吟半晌，道：“卫夫人，以后不要‘主公’、‘主公’地称呼了，大理亡国已有三代，我不过是一代武林小卒，与你更无君臣之意。”

武青婴跪倒道：“臣妾先祖历代皆是段家之臣，虽至臣妾，也绝不敢须臾而忘故主，诚愿世世代代奉戴主公，无论世间如何改朝换代，臣妾等心中却只有主公一人，望主公明鉴。”

段子羽对王保保的极力笼络，武青婴的执礼卑恭大是不解，心中思忖，这些人若非真的心慕祖先的威名，推而及已，便应有极大的图谋。可自己一贫如洗，别无一物，虽习九阴真经为武林人士所垂涎，但王保保却不似为此而来，一时如坠五里云中，怎么也参详不出。

他对王保保、武青婴一起人疑心颇重，总觉得似乎与家仇有关，是以先置华山于不顾，留在庄中，细细查察，以观其变，虽知此庄无异于龙潭虎穴，但自恃身有绝艺，也泯然不惧。

武青婴坚欲为段子羽亲手濯足，段子羽不肯。武青婴道：“主公是天，臣妾是地，主公心中何必有男女之分。”

段子羽暗中冷笑，索性坐在床边，任她服侍，且看她有何玄虚可搞。

武青婴跪于地上，为之拔靴除袜，放于温水中，为之

细细洗沐。

段子羽细细端详她，见她发髻高耸，面色红晕，一丝皱纹也无，姣红如处子，眉梢眼角风情万态，荡人心魄。体态丰腴，微动间曲线流动，曼妙婀娜令人颇起遐思绮念，一袭淡黄缎袄襟襦半解，俯身之下，前胸尽裸，一对丰满雪白，坚挺圆丽的乳房赫然入目，随着手之动作颤动不止。

段子羽忙闭目凝神，却听武青婴腻声道：“主公，可舒适些？”语声中荡意尤甚。段子羽只感她柔软的双手在双足上慢慢抚摩，双腿登时柔软舒适，疲劳尽消，点了点头。

原来武青婴自闺中始，便自尊姿容，一阳指的功夫虽没学到几成，却学了一手“采阳补阴”大法，加之她内功颇有根基，更是如虎添翼，不知有多少俊俏后生被她吸尽阳精而亡。多年来，不但收驻颜之功效，无形中媚术亦增，等闲人被她一眼飞去，便能勾魂摄魄，甘愿拜倒裙下，作个风流鬼。

武青婴和王保保见段子羽甫成少年，本是气血正盛而慕少艾的年龄，又见他连换两女，误以为他有“寡人之好”，遂由武青婴以美色挑逗。庄中虽不乏美婢，但媚人之术，房中之技却又有谁及得上武青婴。

段子羽虽然美色当前，心中却惕惕如履薄冰，凝功待发，且任其施为，以查清她之用心。

武青婴抚按一阵，料想当已奏效，武功上她自忖不过二流角色，可在勾引男人，挑逗春情上，却自负得紧，放眼武林，绝不作第二人想。暗道，任你武功通玄，终究是血肉之躯，七情六欲，食色之性亦不能泯除。

将足揩净，武青便欲为段子羽宽衣解带，一双媚眼中

已情热似火，喘息微微，风情大动的样子。

段子羽蓦然只觉足大趾上一缕热意直撞丹田，登时腹中火热，情兴勃然。情知是武青婴按摩时动了手脚，又见武青婴面红似火，喘息微微中隐隐有腻声，一指伸出，轻点在她眉心祖窍上，喝道：“卫夫人，你作的好戏。”

武青婴眼见大功告成，正自得意，蓦见一指飞来，登时惊吓得面色惨白，感到这一指上并无内力，方才安心，伏倒道：“臣妾实无别意，只因怕主公长夜枯寂，是以不揣丑陋，欲为主公侍寝，以使主公欢娱。主公若嫌臣妾年齿加长，貌相丑陋，待臣妾去找几位绝色女子，以奉主公之用。”

段子羽冷冷道：“休得罗嗦，退下吧。”

武青婴直出了一身冷汗，暗道惭愧，险些阴沟内翻了运粮船。这武青婴实是一个尤物，不单内骚及骨，媚术也实在厉害。段子羽经她一弄，好半天平息不下心中欲火。只得强摄心神，返观入照，按九阴神功的入静法门修习起来。哪知越练越乱，武青婴艳冶风骚，情怀大动的样子居然拂之不去，与张宇真枕上欢爱的情状也浮现出来，一时欲热难耐，索性推门出房，来到院内，借助寒风消解内热。

夜凉如水，寒风劲荡，不多时段子羽便感通体清爽。方欲回屋，却听一声低喝：“什么人？”随之是两人的交手声。

段子羽一凛，凝神望去，却见两条人影晃动翻飞，斗在一处。一人依稀认得，便是王庄主手下，唤作阿二的，他看了几招，居然是少林派的武功，心中大奇。另一人武功家数甚是古怪，他对各派武功本不甚悉，认不出来也不以为异。两人瞬息间交换了十余招，竟尔不分胜败。

各屋中料是听到打斗声，纷纷抢出十余人，登时火把

通明，王保保大喝道：“何方朋友，留下字号来。”

那人一见惊动众人，也不恋战，猛击一掌，一俟阿二闪避，跃身直起，向外飞掠而去，不时有“扑通”“哎哟”之声传来，定是拦截的庄丁被击伤。

王保保险色凝重，问道：“阿二，来人是什么路数？”

阿二上前一步，躬身回道：“禀主人，恕小人无能，没能把他拦下，也看不出是何门何派的武功。”

王保保缓缓道：“宵小奸宄之徒，大家也毋须放在心上，都回屋歇息吧。”走向段子羽微笑道：“倒让段掌门见笑了。”

段子羽微笑道：“王庄主客气。段某树敌颇多，说不准来人是冲着我来。或许是我给贵庄带来了麻烦。”

王保保大笑道：“段掌门真会说话。不过段掌门的仇敌便是我王某人的仇敌，段掌门若有需要人手的那天，太和庄上下任凭驱使。”

众人都进屋后，王保保忽然一眨眼，低声道：“段掌门武功精绝，可忒不懂怜香异玉，人不风流枉少年。”狡黠一笑回屋去了。

段子羽笑而不答，愈想愈觉其中奥妙无穷。回至房中，见张宇真不知何时溜进屋中，笑脸盈盈地望着他。

待他坐下，张宇真悄声道：“羽哥，方才来探庄的人，好象是我大哥手下的。”

段子羽一怔，道：“你看准了？”

张宇真道：“我大哥教的武功我还能不认识？不知是不是来找我们的。”

段子羽默然不语，看来天师教对此庄也大有兴趣，居然派高手探庄。

张宇真又道：“羽哥，咱们天一亮就走吧。这庄里的人神秘兮兮的，瞧上去没一个好东西。”

段子羽点头应诺，适才提防在先，尚险些着了武青婴的道儿，那名阿二一身少林武功颇为精湛，庄内高手济济，稍有不慎实有性命之虞，王庄主刚才的几句话更令他疑云大起。

段子羽见张宇真到来，二人俱是难耐孤衾冷枕，索性灭烛登床，共效于飞之乐。

五更时分，庄外骤然传来马蹄声，登时人声鼎沸，段子羽和张宇真忙忙起床，持剑在手，不知外面又有何变故。

段子羽抢出屋外，却见八臂神剑方东白血人似的由阿二几人扶了进来，大是骇然。以方东白精绝的剑术，当世武林能令他受伤的实无几人。迎上去问道：“方前辈，是魔教下的毒手吗？”

方东白面色沮丧，如欲虚脱状。见此情景，段子羽心下大慌，暗自思忖：“定是杨逍、范遥、殷野王、韦一笑等魔教高手齐至，才令方东白如此模样。那么华山弟子也必遭凶险了。”想至此处，懊悔万端，恨自己不连夜驰至华山。

方东白喘息半晌，才微微道：“华山派无恙，段掌门放心，老朽是被一群不明身分的高人袭击，除老朽侥幸逃脱，其余兄弟俱罹难身亡。”

段子羽闻听本派无恙，心中略定，见方东白如此惨状，歉疚殊甚，脑中电光一闪，已隐约猜到：袭杀方东白的必是天师教高手。却不明白天师教何以对太和庄的人下手。

方东白解去衣裳，大小剑创达三十余处，有数处深可见骨，所幸五脏筋骨皆未伤到，也实是凶险万端。段子羽



已可想见当时血肉横飞的酷烈场面。

方东白敷上金创灵药后，又进补了些食物，精神略见好转，缓缓讲述他和一千武士的遭遇。

原来方东白率庄中二十几名好手快马驰往华山，此处距华山已不远，这一千人又个个骑术精良，坐骑也都是神骏非凡，几个时辰便已赶到华山。

却见明教五行旗人众排到在华山脚下，指名要段子羽和华山二老出战。华山大弟子宁采和早已知闻魔教来袭，是以安排下强弓硬弩，滚木擂石，守住华山险要隘口。。

华山险峻异常，有“华山自古一条路”之称。华山弟子凭险据守，有备而发，五行旗人众倒也一时奈何不了，只管在山下谩骂叫阵。

方东白所率武士乃是当年汝阳王府的精锐，二十几人快马冲进五行旗人群中，五行旗措手不及，登时阵脚大乱，原先策定好的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五行生克变化的阵势立时束之高阁，无用武之地，近身肉搏，所携带的毒水，也不敢施放，竟被这二十几人杀得大败而归，却还不知败在何门何派手上。

方东白等杀退明教五行旗后，也不歇息停留，拔马回转，守在山上的宁采和等也不知这群好似从天而降的高手是什么人。方东白等方驰回潼关，忽遇二十几名黑巾蒙面的人狙击。

一交手，自己一方立时被毙五人，方东白临阵经验何等丰瞻，一见之下，惊得瞠目结舌，这二十几名蒙面人个个剑术精湛，有几名较自己还高上一筹。饶是他一生浸淫剑术，自负对天下剑学无所不窥、无所不通，竟认不出一